

關外驚綺夢

莊烈

長白山下多麗人之三

拜年紅包互道珍重

新年元旦，風雪未停，地上積雪沒腰。天剛亮，閻充夫婦即率同衆兄弟，來到小花園向我拜年。我每人分送了一個紅包，內裝壓歲錢東北流通券五十元（按東北流通券與法幣爲一比十三）。閻充因不見珮姐，便問閻太太道：「珮姐怎麼沒來？」閻太太道：「珮姐人不舒服。」閻充道：「那裡不舒服？如果不太嚴重，一定要來，待會大家要到老祖母那裡磕頭拜年。」閻太太便另吩咐人到前院去叫珮姐。閻充最小的幾個弟弟，尚在讀中學，童心未泯，便到花園中玩雪打雪仗，我也勾起童年往事，跟在他們身後看熱鬧。正鼓噪間，角門開了，珮姐正踏雪姍姍而至，她身穿腥紅旗袍，外面仍罩白狐裘，因爲天上仍在下雪，頭上圍了一條白絲巾，把頭髮緊緊裹在裡面。那種丰采，只有紅樓夢「寶琴立雪圖」差可比擬。閻充站在客廳門口，向衆兄弟叫道：「不要玩了，進來吧，老祖母大概快起床了，到前院給她老人家磕頭去。」

珮姐進到客廳，除掉絲巾，揮去雪，先向我

拜年，行了一鞠躬禮，我也賞給她一個紅包（但裡面裝的不是壓歲錢），然後又向公婆及叔叔們拜年。閻充看見珮姐眼睛紅紅的，驚問：「怎麼哭了？」閻太太女人心細，知道珮姐的心事，便憐惜的道：「珮姐！新年不許哭，知道嗎？」珮姐低聲道：「是，我知道。」

我在閻家雖是上賓，但尊老敬賢，禮不可廢，便也跟着閻充弟兄們，一齊來到前院向老祖母拜年。老祖母雖高齡九十多歲，身體不但健旺，且喜頭腦亦很清楚。她知道我是客人，我向她拜年行了一鞠躬禮，她也賞我一個紅包，內裝壓歲錢二百元，我欣然受之。

珮姐回到房裡，急急打開我給她的紅包，發現祇是一個空袋子，沒有壓歲錢，但有一張白色卡片，卡片上用恭正的毛筆寫着「新年珍重」四個字，珮姐看了，不但不惱，反柔情似水道：「君知我耶。」並立即找出筆來，在「新年珍重」四個字旁邊，寫下「君亦珍重」四個字，暗示共勉。寫好了，又珍重的藏在首飾匣中。

張二小姐情意懇切

元旦晚上，用過晚餐後，閻充夫婦二人陪我在花園客廳品茗閒話家常。閻充問我道：「莊老弟！你貴庚多少了？」我道：「過了年二十五歲。」閻充道：「這個歲數，好成家了，現在日本鬼子已經打倒了，天下也太平了，應該結婚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小時候，訂有娃娃親，只是十幾年沒有家鄉消息了。」閻充道：「那不算數，而且兵荒馬亂，人不在都是問題。我看中了老弟的人品學識，所以我想作個媒，吃你這杯喜酒。至於女方人品，請你放心，如果條件不好，那能配得上老弟。」閻太太道：「那來這麼多囉嗦，你就快說吧。」閻充道：「女方共有兩個，一個是彭旅長的獨生女兒，現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。彭旅長是我多年的同事，他已看破紅塵，出家當了和尚。他在出家之前，曾託付我，給他的女兒找一個合適的對象。另一個是我結拜兄弟張尊三的三小姐，這位張二小姐曾留學日本，因爲眼光太高，所以二十三歲了，尚待字閨中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彭旅長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，張二小姐現在正好住在綏中她姐夫家裡，莊老弟如果同意，我們馬上派人去提親。」我因爲人尚未見過，更不用說

感情了，便婉言謝絕道：「這件事以後再慢慢談吧。」

有一天，我的傳令兵梁國恩要請假回家，梁國恩是綏中縣人，閻充見機不可失，便向我攔截道：「我向你提的那位張二小姐，就住在綏中，這次梁國恩回家，何不叫他順便跑一趟，只要你願意，可叫他先帶你的一張相片過去，如果女方也中意，就叫女方親自來錦州相親。」我便找出一張照片來交給他，閻充親筆寫了一封信，連同照片一齊裝進信封，交給梁國恩，再三囑咐他謹慎從事。

原來張二小姐名叫張鳳芝，也是愛新覺羅氏，她的父親原名張維相，曾在張作霖時代，跟過副帥張作相管過金櫃，金櫃即經理處長。因為名字與副帥犯諱，更名叫張尊三，人稱張三爺。九一八事變以後，張作相避難入關，張尊三因為是旗人，改投在偽滿吉林省長熙洽帳下，曾作過長春印花稅處處長，後放熱河省方正縣縣長。張尊三遠在張作霖時代，即與閻充相識，閻充由營長以至旅長，每次到大帥府或督軍署領餉，都要經過張尊三這一關，所以兩人遂成莫逆。後來張尊三元配姚氏死了，續絃劉氏，即由閻充夫婦介紹。張尊三元配姚氏共生二男二女，次女張鳳芝由吉林女師畢業，因成績優異，由偽滿教育部保送日本留學家政。時在民國三十年，即日本昭和十六年。迨後學成歸國，派在吉林永吉市迎恩街小學任教。張鳳芝的大姐名張鳳榮，亦畢業於吉林女師，後來嫁給當憲兵的表兄周文為妻。日本投降的前幾天，張鳳芝利用學校放暑假期間，由

永吉市家中到錦州看望姐姐，正碰上日本投降，北寧鐵路交通中斷，遂陷在錦州市姐姐家中。因姐夫是偽滿憲兵軍官，共產黨到了錦州要抓他，所以才逃回綏中縣鄉下老家。

梁國恩到了綏中，騎着高頭大馬，腰裡佩着我的白朗寧手鎗，因為他才十九歲，立刻被保安團發現，誤認他是歹徒，便抓了起來，押送到團部。團長韓伯毅原是長官部第二處中校參謀，與我私交甚篤，聽說是我的傳令兵，立刻把人放了。但梁國恩按址查訪到周文家，又引起了一場虛驚。周文誤認中央軍要抓他（因為東北不像臺灣，凡在偽滿作過官的，都是漢奸，要按律治罪），倉皇越牆而逃，及至梁國恩出示閻充的信函，才轉憂為喜，答應擇日到錦州相親。後來這件事被閻充的二弟閻惠恩知道了，認為不妥，即向閻充夫婦提出警告道：「大哥！大嫂！這件事要慎重，須知莊參謀性格外向，是一個風流種子，張家二小姐學歷雖高，但受的是日本教育，思想保守，行事拘謹，人有點古板，以後恐怕兩人性格合不來，將來你們會落埋怨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張家二姑娘是我親眼看着她長大的，學問好，人又能幹，嘴巴又會講，那一點配不上莊參謀？」閻充為人懦弱，一切都聽太太的，更犯了時下東北人的通病，官夢未醒，一直都想牢牢抓住我這條線，妄想恢復舊日繁華，如果這件事撮合成了，他和我的關係當然更密切了。

有一天，周文夫婦終於陪着妹妹張二小姐，由綏中縣到了錦州閻家窩棚，閻充夫婦熱誠的接待迎入客房。然後又慎重其事的，安排我和她

們三人，在小花園客廳見面。張鳳芝身材嬌小，臉型酷似日本人，談吐典雅，舉止端莊，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型。我認為可偕白首，二人便交換戒指訂了婚。訂婚的第二天，她們三人又返回綏中去了。

五十二軍第二師劉玉章部，終於奉到作戰命令，沿錦朝鐵路向熱河朝陽縣攻擊。朝陽舊名「三座塔」，因為城內有三座古塔連在一起而得名。相傳塔建於遼金時代，巍然聳峙，氣勢雄偉。朝陽形勢衝要，為兵家必爭之地，因為民性強悍，故有「九反朝陽」之說。長官部特別命令第三宣撫組所屬之騎兵團，在第二師側翼掩護。有一天，我到第二師師部聯絡，有一個日本女人出來端茶敬客，我看見她嘴邊有一顆美人痣，便向劉師長笑道：「這個人我認識。」劉師長訝道：「你怎麼會認識她？」我道：「我在錦州見過她。」原來在錦州的時候，有一天，我與兩個同事去逛街，走到一條名叫吉野街的巷子，看見一戶人家門口，站了兩個帶匣子鎗的衛兵。既不是軍營，又不像機關，為了好奇，想進去看看，但衛兵不准我們進去，我們三人自恃是長官部官員，硬向裡闖，衛兵也拿我們沒有辦法。我們進到屋裡，便看到一個嘴巴長了美人痣的日本人，用恐懼的眼光看着我們，所以印象很深。後來打聽之下，才知道那原來是劉師長的臨時公館。經我說明原委後，劉師長聽了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幾個小鬼在搗蛋。」

第三宣撫組雖奉命在第二師側翼掩護作戰，但一路上並未與共軍遭遇。這天來到錦朝鐵路能

家車站，忽然接到錦州閻家窩棚轉來張鳳芝一封來信，另附白羊毛手套一付。我拆開信，只見上面寫着：

健倫夫君：

自與君別，無時不在思念之中，每當日暮，炊煙升起，飛鳥歸巢，懷念尤深。尙望起居小心，早晚加衣，妾雖不在君側，心繫左右。今奉上手織羊毛手套一付，望祈笑納。更望君早日凱歸，共敘離情。燈下秉筆，不勝依依。

敬祝

日安

鳳芝手啓 月 日

這封信雖寥寥數語，但情意懇切，文辭婉轉，字跡亦娟秀可喜，我深受感動。

王爺府第觸怒雙姝

以後我率領第三宣撫組及所屬騎兵團，繼續沿錦朝鐵路向承德方向推進。這天來到一處地方，名喚巴圖營子。熱河省是內蒙，爲蒙古人聚居之地，正如東三省是滿洲人的地盤一樣。滿清入關，得力於蒙古人的協助不少，因此滿清皇朝平定中原以後，論功行賞，除大封蒙古作戰有功人員外，另在內蒙除原有縣治之外，更設立特區，作爲蒙古王爺封地，如吐默特右旗和吐默特左旗等都是。巴圖營子即屬吐默特左旗，是錦朝鐵路線上一個大鎮。巴圖營子這個地名，即充滿蒙古意味，我們看平劇「八大鎚」金兀朮出兵，口裡大呼：「巴圖魯！殺！」由這句話可以想像到巴圖營子古時一定是個蒙古兵營無疑。

巴圖營子周圍有大凌河環繞，鎮內有一座王府和一個大燒鍋，正是騎兵駐紮和就食理想之地，於是我們的部隊就浩浩蕩蕩的開了進去。我與閻充是指揮部，住在王府外院，騎兵團因人馬衆多，住在燒鍋的棧房。

熱河省有好多個王爺，都是世襲。日本侵佔東北後，爲了籠絡人心，王爺仍按舊制，並設旗蒙科綜理其事。但清室衰亡，蒙古王爺的權勢也跟着式微，可是有的仍保持昔日威風，譬如王爺上下馬，要小兵蹲在馬腹下踩着作墊凳。

巴圖營子王府，是王爺的側室居住，因爲我顧忌有該王爺的後裔或親友在臺，姑隱去王爺的真實姓名。王府內有花園假山，更有一座大荷花池，池裡的水是引自大凌河。我們的部隊住在王府外院，外院原是王府僕役庸工居處，在我們住進王府之前，曾事先和王府達成協議，不得到內院打擾。這天，天氣晴朗，我爲了好奇心，偏要到王府內院看看究竟，便脫了軍衣，穿了一件皮袍，一個人悄悄的溜進內院，只見向南一排二層樓房，樓上有長長的遊廊，圍着朱漆欄杆。正觀看間，忽聽吱呀一聲，遊廊上的門開了，有兩個女郎身穿皮大衣，頭上戴着貂皮帽子，說笑着走了出來，憑欄遠眺。及至發現樓下有人，一個年紀較大的女郎，沉下臉來問我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誰叫你進來的？」我道：「外院來的。」她怒道：「我知道你是從外院來的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我道：「我是騎兵團當兵的。」她道：「還不趕快出去，以後不可再來，否則告訴你們團長。」我聽了暗暗好笑，滿口答應：「好嘛，好嘛，

請你不要叫團長知道。」於是便退了出來。

回到外院，我把經過情形告訴閻充，閻充道：「王爺不住在這裡，住在北票，這裡住的是王爺的側室。王爺有二子一女，長子留學日本，習藝術，油畫畫得很好，不過聽說已經失蹤兩年了，有的說他到重慶去了，也有的說他去了延安，但勝利後一直沒有回來。王爺的次子尙小，只有十二、三歲，你方才看到的，可能是王爺的小姐，但怎麼會有兩個呢？」

第二天，我又潛進王府內院，因爲我在錦州的時候，曾跟閻充的弟弟們學過溜冰，便帶着冰刀（東北人冰鞋叫冰刀），到荷花池冰上練習溜冰。溜着溜着，一個不小心，跌了個四脚朝天。正沒好氣，忽聽一個女子格格的笑道：「真笨，活該！」我一抬頭，發現正是昨天驅逐我出境的那個女子，便也怒道：「要她管！」當她看清了是我，訝道：「又是我，怎麼你又來了？」我因爲兩次被一個女孩子奚落，很不甘心。於是有一天，我偕同閻充一齊到王府內院拜訪王爺家屬。我們來到內院，也未經過報，便直闖轅門，進了大廳。王爺的如夫人是「癡君子」，終日躺在煙榻上吞雲吐霧，不問世事。

出來接待我們的，竟是我見過的那兩個女子。閻充道：「我們弟兄們在王府打攪，特來道謝，以後如有那個弟兄不守紀律，冒犯了王府，請指出來，我一定嚴辦。」那個曾兩次教訓我的女子聽了，便指着我道：「就是他嘛，兩次擅闖內宅。」閻充笑道：「這是莊參謀，重慶來的，這裡的部隊都歸他指揮。」（東北淪陷十四年，對

祖國懷念甚深，凡是重慶來的都特別尊敬。那個女子聽了道：「難怪一付了不起的樣子，原來是有來頭的。」旁邊年紀較小的女子，扯扯她的衣袖道：「大姐！」似欲阻止她無禮。其實我根本不在乎，反而覺得逗她好玩。少時僕人端出茶點來款待，意甚殷勤。閻充正坐着和他們談話，我站起來瀏覽廳內陳設，見都是一些雕刻精緻的舊式傢俱，牆壁上應該也掛一些中國字畫，才顯得調和。

但牆壁上却掛了幾幅西洋油畫。從這些擺設中，可以看出王府的興衰，和新舊潮流的衝突。我問：「這些油畫是誰畫的？」那個較小的女子答道：「我哥哥畫的。」我道：「你哥哥作甚麼事情？現在人在那裡？」她聽了微笑搖頭不答。這時我才知道她就是王爺的女兒，便仔細打量她。她身材嬌小玲瓏，年約十七、八歲，穿一件黑色繡花旗袍，外罩白毛線衣，腳穿黑色短統皮靴，頭上紮了兩條辮子，辮梢用黑色綵帶打了兩個蝴蝶結，面貌姣好，未脫童真。只是不知另外那個女子，又是何許人。我有意逗她一番，以報復她兩次對我的無禮。便道：「這間大廳寬敞，我要搬到這裡辦公。」王爺的女兒笑道：「歡迎。」另外那個女子，只坐在那裡聽着不說話，像是在生悶氣。

在這次拜訪中，我對王府的神秘，終於揭開了。我知道王爺的女兒名叫姜文揚，十八歲，在錦州讀高中。哥哥名叫姜魁吾，已經結婚，並生了一個女兒，但哥哥在兩年前入關，即下落不明。弟弟姜辛吾，年僅十二歲，因體弱多病，請了

家庭教師，在家裡課讀。至於另外那個女子，名叫呂敷池，年二十歲，是姜文揚的伴讀，雖是伴讀却情同手足，大家都叫她大姐。姜文揚的母親，是「癡君子」，前文已經介紹過了。

刁蠻丫頭逗客消遣

熱河因政府尚未接收，地方情形非常混亂，建軍的風起雲湧，到處都是。他們的鎗枝，多來自偽滿軍和奪取礦場或機關的守衛。姜文揚有一個堂哥，名叫姜鳴九，在地方上頗具勢力，人稱姜大爺。他爲了保衛家鄉，招募了二百多名衛隊，每人快馬一匹，日本六五步鎗一枝。我的任務是宣撫工作，因此有一天，我和閻充到了姜鳴九家裡，去拜訪他。姜鳴九把我們接到客廳，我說明來意後，姜鳴九道：「您莊參謀的大名，我已久仰，只是有些不便，否則早就應該先去拜會您了，現在勞您的大駕光臨寒舍，實在愧不敢當。」他偷覷了一下閻充，然後低聲向我說道：「可否借一步說話？」我說：「可以。」他便領我到了一間內室，掀開門帘，竟發現大姐呂敷池和另外一個女子坐在炕上聊天。姜鳴九也不理會她們，逕自領我坐在炕前太師椅上，僕人送過茶後，我正迷惑他的舉措，他開口說話了，他說：「閻司令是個好人，但太懦弱，可是苑九和的爲人太壞了，殺人搶劫無惡不作。我的手下就有很多人與他有過節，也可以說仇深似海，如果不是您在這裡，早就打起來了。」我道：「我一切都很清楚。」姜鳴九道：「那就好，這樣您就不會怪罪我不去拜望您了。老實說，你們重慶來的，我們

都歡迎，十四年了，我們天天盼望的是甚麼？祖國光復，過太平日子。」說到這裡，姜鳴九竟流下了眼淚。我道：「你把我領到這裡有甚麼要求沒有？」姜鳴九道：「我願意接受政府收編，追隨您莊參謀，但我有一個請求，不要把我和閻充那一夥編在一起。」我道：「你的要求並不過份，我可以考慮，不過等我向上級請示後，再作決定。」

我與閻充接觸這麼久，深知地方軍隊，根本沒有作戰能力，只要不擾民或被共產黨利用，就阿彌陀佛了。

我與姜鳴九談完了，方要離座，呂敷池道：「莊參謀！請先等一下！」我道：「呂小姐有甚麼吩咐？」呂敷池笑道：「你選生我的氣？」我道：「不敢，有話請講！」呂敷池道：「我們文揚小姐要請你吃飯。」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，我一時竟不知如何回答。呂敷池見我不說話，便道：「怎麼，拒絕？」我道：「怎好無故叨擾？」呂敷池道：「這也是我們老太太的意思，因爲你們住在這裡，現在地方上不太平，以後一旦有事，還要仰仗你們。」她說的確是實情。因此我道：「我接受你們小姐的邀請，但不知在甚麼時候？甚麼地方？還有些甚麼人？」呂敷池道：「就請你一個沒有別人，地方是那天你和閻司令去過的大廳，時間就在今天晚上如何？」我道：「可以，先謝謝你們小姐了。」呂敷池道：「王府路怎麼走法你知道嗎？」我道：「王府雖大，已經去過三次了，路熟得很。」呂敷池道：「你錯了，你走的那道門，已經封閉了，起因是你『不孝

「自召」，老太太氣了，才吩咐人封上的。」我道：「那教我在那裡進去？」呂敷池道：「自然還有路啊！你仔細聽聽清楚了！那天你溜冰摔跌的荷花池還記得嗎？」我道：「記得。」呂敷池道：「荷花池旁邊有一顆大樹，大樹往前走五十步，有一座假山，繞過假山，是一堵花磚圍牆，牆上有一個月洞門，進了月洞門，右轉是一條碎石子路，石子路兩旁種了蜜桃紅，過了石子路，盡頭是一座八角亭子，亭子旁邊有一座廟宇，是王爺誦經的佛地，過了廟宇，有一條小溪，溪上有一座小橋，過了小橋……」我連忙打斷她繼續說下去，怒道：「我快要掉進迷魂陣去了，爲了一餐飯，我不想冒這個險。」呂敷池冷笑道：「你不去就算了，稀罕！」坐在她旁邊的那個女子笑道：「大姐！不要再消遣人家了。」到了這時，我才明白過來，她又又在捉弄我。方要說話，她連忙搖手，叫我不開口，笑道：「逗你的呢，你又生氣了？告訴你吧，那道門沒有封，晚上五點鐘，我在門口恭候大駕可以了吧？」我笑道：「這樣洩氣。」呂敷池也笑道：「就這樣說定了，我回去告訴小姐，你有事請吧。」我與閻充辭別姜鳴九，回到宣撫組，才知道與呂敷池坐在一起的那個女子是姜鳴九的女兒，也就是姜文揚的堂姪女。

佳人贈鎗語含玄機

晚上五點鐘，我如約而至，呂敷池果然站在門口等候，而且滿面春風，笑容可掬，我一掃過去對她的惡劣印象，仔細打量她，皮膚細白，豐

滿成熟，臉上兩個小酒窩，隨着說話時不停的閃動，別有一番嫵媚。我道：「偌大的王府，爲甚麼沒有看見一個男子，要妳出來待客？」呂敷池聽了，竟跣起文來道：「子未讀西廂記乎？」我道：「這與西廂記有甚麼相干？」呂敷池更舉起平劇唱腔吟道：「俺老夫人治家嚴肅，凜若冰霜，卽三尺童子，非奉呼喚，不敢輒入中堂。請問這是誰說的？」我道：「紅娘對張生說的。」呂敷池道：「却又來，難道我們王府就沒有家法嗎？」我心裡想，好個刁蠻的丫頭，便也默誦：「我共妳多情小姐同鴛帳，不教妳疊被鋪床。將小姐央，夫人央，她不令許放，我自寫與妳從良。」呂敷池道：「你嘴裡咕嚕些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我是在想，姑娘你前倨而後恭？」呂敷池道：「你還記着以前的事？你呀！枉自聰明，連一個女孩子的心事都不了解，真是銀樣蠟槍頭。」我道：「妳指何而言？」呂敷池道：「前兩次是我故意給你釘子碰，你就認真了。這就是不懂女孩子心理。」我道：「妳兩次奚落我，還不夠嗎？」呂敷池道：「與你說的恰恰相反，當我第一眼看見你，就如同挖蔘者，在深山中發現了寶一樣（按七兩爲蔘八兩爲寶），就覺得你的風采氣質與別人不同。」我道：「那妳爲甚麼一再給我難堪？」呂敷池道：「不是給你難堪，是我存心戲耍你，如果我對你不好，我連話也不屑和你說一句。」我道：「那是我錯了，現在向你陪罪如何？」說着已來到堂前，只見姜小姐早已降階含笑相迎。呂敷池遠遠就嚷道：「人已請到了，他還直端呢。」姜小姐仍梳了兩條小辮，身披一件

黑呢斗篷，斗篷領子，是披過了針的水獺皮。我被讓進大廳，廳內已擺好了桌椅，桌上鋪了白布，餐具都是耀眼生輝的銀器。全廳電燈都已熄滅，另燃起白蠟燭。桌旁有兩個僕婦，垂手侍立。我道：「叨擾了，真不好意思。」姜小姐笑道：「您是貴客，請都請不到呢。」於是三人一齊落座，呂敷池向我警告道：「我們小姐怕煙味，請你不要吸煙！」姜小姐道：「沒有關係，儘管吸好了。」桌上的菜，比閻充家花樣更多，但口味略遜之。因爲閻充家是傳自御膳房的手藝，自難相比。

席間姜小姐向我探詢道：「聽說你有一枝『掌心雷』，可否拿出來見識一下？」我從口袋裡掏出「掌心雷」來遞給她，她接過去，咣的一聲，拉開鎗栓，一顆子彈應聲跳了出來，接着噹的一聲，碰在碗盤上，滾落在桌子上。我嚇得連忙嚷道：「小心！小心！」呂敷池道：「你不要擔心！我們小姐的鎗法，雖稱不上百發百中，但也差不多。」姜小姐在桌上揀起那顆子彈，退下彈夾，把子彈壓進去，很熟練的，又啪的一聲，把彈夾推進鎗柄，然後把鎗向桌上一丟說道：「不好。」

我驚道：「你看見過比這更好的嗎？」姜小姐向呂敷池道：「大姐！把我們的鎗拿出來！」呂敷池走進內房，拿出一個長方形的黑呢絨盒子遞給她，她接過來開盒蓋，只見光亮奪目，有兩枝「掌心雷」嵌在盒裡。一枝白色銀柄，柄上雕花。一枝烤漆，象牙柄，鎗身統體刻花。我讚道：「好鎗！我算開了眼界了。」姜小姐笑道：「

你喜歡嗎？送你一枝，兩枝都送給你也可以。」我囁囁道：「我沒有聽錯吧，這是寶貝，怎麼可以隨便送人？」姜小姐道：「實則贈予壯士，紅粉送與佳人，有甚麼不可以？」我道：「可惜我竟沒有紅粉相贈，奈何？」呂敬池急道：「你不要酸了，我們小姐送給你，你就收下好了，這是一對鴛鴦鎗，說不定有一天還會『完璧歸趙』呢。」姜小姐瞪了她一眼，她就不再說下去了。

姜小姐見我仍在遲疑，便從盒裡取出那枝白色的「掌心雷」來，向我手上一塞道：「請收下吧，作個紀念。」接着又叫呂大姐到房裡去，取出十小盒子彈來送給我，每盒十二發，共是一百二十發。我欣然收下道：「這叫我如何報答呢？」呂敬池道：「那就要看你的了。」今晚呂敬池每一句話，都暗藏玄機，叫我猜不透。

驚鴻一瞥老太相客

這時有一個清瘦的中年婦人，由房裡走出來，姜小姐和呂敬池立刻起身相迎。姜小姐指着她向我介紹道：「這是家母。」又介紹我道：「這就是莊參謀。」我向她鞠躬行禮。姜母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後落座道：「菜不好，請多吃一點。」我道：「伯母太謙了，菜又多又好。」她問：「莊參謀府上那裡？」我道：「山東。」她又問：「府上都有些甚麼人？」我道：「爸爸、媽媽、三個弟弟、兩個妹妹。」她問到這裡，似乎已經滿意了，連菜也不吃，便向姜小姐她們道：「你們年輕人在一起說話投機，我在這裡鶯鶯扭扭，我進去了。」說完逕自回房。（未完）

李品仙回憶錄

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廣西李品仙上將，迭任軍政要職，歷經辛亥革命、討袁護法、北伐、抗戰、戡亂諸役，轉戰南北，閱歷閱富。著有「李品仙回憶錄」，翔實生動，包羅民國重要史事，要目有：武昌起義。回桂連絡。陸榮廷與廣西。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。機關槍長的故事。轉入湘軍服務。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。兩次危險的任務。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。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。唐生智與顧和尚。唐生智倒趙與北伐。先鋒變成後衛。武漢三鎮的光復。寧漢分裂與清共。北伐的最後一戰。編遣會議。建設廣西復興中國。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。抗戰開始率師出征。京滬棄守。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。武漢保衛戰。武關道上。隨棗會戰。重回大別山。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。戰時皖政實施紀要。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。皖南行與立煌事變。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。邊區雜憶。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。日寇投降。隨勝利上演的悲劇。安徽的復員與接收。空城計。戡亂戰局逆轉。大陸淪陷。林泉息影。

（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）